

夢歸園故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二 卡德蘭 / 原著・池萍 / 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二

故園歸夢

卡德蘭 / 原著・池萍 / 譯

故園歸夢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②

著者	卡	德	蘭
譯者	池		萍
出版者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發行所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	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		
定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		
初版	1 9 8 0 年 4 月		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一九年

潘朵拉把洗乾淨的椅罩套在坐墊上面，她一邊做一邊想：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些椅罩更難看的顏色和花樣了。

那是一種類似「豬肝色」的布料，竟然配上灰綠的圖案！

記得父親說過，顏色的喜好同人的個性關聯很大。假如這個理論真確的話，那麼，這些椅罩實在就是蘇菲亞伯母的象徵了。

想到這裡，潘朵拉不覺輕歎了一聲。自從搬到林徹斯特的長老館邸以來，日子過得多麼黯淡不愉快啊！陰森灰暗的巨宅，一直讓人有股說不出的寒意，在潘朵拉的心目中，長老館邸實在是

個「恐怖醜陋」的地方，的確，恐怖醜陋！這也正是她目前生活的寫照。

她實在懷念以前住的那間牧師宿舍。那個小小的屋宅，花園裏栽種了各色各樣的玫瑰花，到處充滿了馨香之氣。還有，那間爸爸閒暇最喜歡去的馬房——好幾次，媽媽笑呵呵地說，在他們這一家子裏面，馬匹是最受寵的一員。

潘朵拉的父親才情過人，本來並不熱衷做一個牧師，但是，身爲一個宗教家庭的第三個兒子，他對職業實在沒有多大的選擇權力。幸好，由於他的聰明能幹，一向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適意，甚至常常有多餘的時間，可以到林間田野去盡情狩獵騁馳一番。

所以，附近一帶的人都呼他「狩獵者牧師」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他的講道不吸引人，而是大夥兒更喜歡他親切隨和的一面，在許多出獵的場合，每一個人都很容易和他結交成最好的朋友。

在這種生活圈子裏，日子過起來多麼富有興味啊！潘朵拉想著想著，不覺眼眶又潤濕了。

每憶及過去的種種溫馨，潘朵拉總不免要感到一陣心酸，尤其是想到雙親的慘遭橫禍，她的內心更痛如刀割，淚如泉湧。

自從來到林徹斯特的長老館邸之後，她很少有一天不以淚洗面的。似乎，每一件事物看起來都不對勁，都沒有安全感，她的四周好像有一股龐大無形的壓力，壓得她喘不過氣來。

她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雙親真正離她遠去。他們是那麼快樂善良，怎會一下子就消失無蹤了

呢？

她的父親查理·史登，一向不是個好馴馬師，雖然他很勤快，每天都抽出時間再三訓練，那兩匹馬卻還是野性難馴。

有天，他帶著妻子到野外遊獵。一大清早，他倆就乘著那輛破舊不堪的老爺馬車出去。那輛老爺馬車不僅外形憔悴，坐在裏面更是搖擺不定，彷彿隨時會抖散開來似的。但是查理·史登仍然乘著它到處跑，因為，這還算是他少數珍貴的財產之一哩！

他和妻子盡情地奔跑了一整天，直到薄暮低垂的時分，才意猶未盡地踏上歸途，他倆沿著一條窄小的山路回家，原來清爽明朗的天氣，這時卻忽然被一陣沈沈的濃霧籠罩住了。

「看來，往後的幾天不會有什麼好天氣了。」查理有些懊喪地說。

「也許快下雪了！」他的太太依舊興緻勃勃地回答。

「很難說，」他望著天，微縐了一下眉頭，「妳冷嗎？」

「啊，不，我不冷。」他的妻子溫馴地朝他挪近了一些。

這時，他們正爬上小山的最高處，路面開始結冰，到處滑溜一片，查理·史登小心翼翼地拉著韁繩，好使馬車能夠很平穩地向前行。

突然，一隻閹牛出其不意地從前方斜衝而出，翻過了一道柵欄，氣勢汹汹地朝馬車奔跑過來

，兩匹馬兒受不了這種突如其來的驚嚇，惶恐地嘶叫著，並且狂亂地向後逃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晃動不定的馬車剎時像飛箭般地射出路面，筆直地朝著陡峻的山崖落下去。

潘朵拉永遠忘不了別人如何敘說那次的橫禍：老爺馬車在落下山崖下的河流之前，先和河上的一座橋樑碰個正著，馬車被撞成了碎片，查理·史登當場摔斷了脖子，他的妻子則被撞昏過去，然後掉落水中淹死了。

這些敘述聽起來既殘酷又悲慘，潘朵拉每想及當時的情況，心裏真如刀割般地痛不欲生，恨不得自己也隨著他們一同死去。

事情發生後沒多久，她的長老伯伯（譯者註：此處的『長老』是指英國新教中的『教區監督』，與天主教的『主教』不同。英國的『教區監督』可以結婚，天主教的『主教』則不可。）便接她到林徹斯特的長老館邸來。那時，她很明顯看出他滿肚子不情願，只是基於身份，不得不裝出一副慈善家的面貌罷了，從那一刻開始，她就知道以後再也不會有好日子過了。

的確，生活在長老夫婦的陰影下，潘朵拉無論如何也笑不起來。並不是他們打過她或罵過她，而是對她那種明顯的嫌惡，實在讓她受不了。

不管怎麼努力，潘朵拉似乎很難討伯父母的歡心。在他們的眼光中，她的所作所為，甚至一舉一動，都不對勁。沒多久，敏感的潘朵拉終於體會出個中因由來了，不為什麼，只不過因為她

的容貌長得特殊一些而已。

潘朵拉長得很像母親，一張娟秀的瓜子臉和光潤潔白的膚色，她的眼睛圓大而富有光彩，身材則如小鳥般細巧輕盈；這和長老夫人肥胖的身軀，多繃的面龐實有天壤之別，無怪乎那個老女人要那麼恨她入骨了。

每天，總有不計其數的工作在等著她，她像下人一樣操勞辛苦，而且，不論她如何用心去做，結果總是不能稱伯父母的心意。

像現在，她就知道等一下長老夫人會怎麼批評這些椅套了。一定不是縫得太緊，就是縫得太鬆啦，要不然就是裝上去的樣子不好看，好像歪了一邊啦……等等。總之，像過去的每一件事情一樣，這位蘇菲亞伯母總要從雞蛋裏面挑骨頭。

幸好，今天中午長老夫婦就要出門到倫敦去了。那邊的長老們邀請他們參加一個園遊會，大約總要三四天才能回來。

想到這裏，潘朵拉愉快地呼了一口氣。終於能有幾個屬於自己的日子了！她覺得四周的壓力彷彿開始逐漸消退了。

這個盛會，蘇菲亞伯母已經盼望了好幾年。三個星期以來，潘朵拉每天都忙著為她修改衣服，在長裙上面加花邊，還有女帽、遮陽傘也要每天擦了又擦，直到看起來乾淨得閃閃發亮才行。

當然，無論穿戴得多麼富麗堂皇，打扮得多麼五彩繽紛，也只有增加這位長老夫人的怪模怪樣而已。她的體格粗壯，皮膚鬆弛，過多的打扮反而讓人覺得滑稽好笑。怪不得早餐時，她一見到潘朵拉高挑細瘦的身材，雖然只穿著粗簡過時的老氣長衫，看起來卻仍然窈窕動人，她真是氣得簡直快嚥不下飯了。

長老一向不喜歡在清晨同人談話，所以，早上用餐時，氣氛通常都十分肅靜。不過，今天長老的興緻似乎不錯，他津津有味地讀著一份「時報」，時而乾咳一兩聲，表示對報導內容不敢苟同。報紙是用一個銀架架起來的，好讓他讀起來的角度恰到好處，也不勞雙手費力。

早餐是爲了應付長途旅程的體力所需，而特別吩咐的。一大堆食物放在晶亮的銀盤上面，由好幾個僕役傳過來遞過去地伺候著。那些銀盤平時都由僕人擦拭得晶瑩透亮，好隨時供應長老夫婦的需要。

潘朵拉像往常一樣吃得很少。當她放下餐具準備離去時，長老夫人適時遞過去三張單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。

「潘朵拉，我和妳伯伯走了之後，這單子上面規定的事妳要好好做完，」她尖著嗓子說：「別因爲我們不在，就想偷懶開溜。」

「我不會的，蘇菲亞伯母。」

「這些項目，妳每做完一項就劃掉，等我星期五回來後再檢查核對，希望妳能如期做完。」

「我會盡力而為，蘇菲亞伯母。」

「盡力而為？」夫人冷冷回道：「那就希望妳的『盡力而為』，不會讓我們再像以前一樣地失望！」

潘朵拉沒有答話，她拿了單子，行了曲膝禮，便靜靜退出餐廳。她輕輕關上餐廳的大門，然後飛快地奔向自己的工作小屋。

終於可以自由了！她興奮地跑到窗戶旁邊，望著窗外一片耀眼的陽光，內心充滿了感謝和激動。

終於有三天無拘無束的日子！這三天，她可以不用受人擺佈，不用聽人嘮叨，不用害怕父母親受人譏嘲，不用擔心自己遭到尖酸的批評。

「這三天，我要用來做些什麼呢？」

立刻，她的腦海裏充滿了許許多多盼望了好久的景象。

是了，只要長老夫婦一離開，她就可以騎馬到查特的老家。她可以跟莊園裏那些純樸的村民談談家常，話話以前同住在一起的快樂時光，還有，聽聽她永遠也不會厭倦的父母親的故事。

當然，她絕不會再回牧師的住宅去。她受不了看著別人侵佔他們的小屋，那間開滿了玫瑰花

的溫暖小屋。

想著想著，她似乎真的回到她懷念許久的老家了。

忽然，隔壁的門發出一陣「喀勒勒」的聲音。那是長老的書房，顯然有人開門到裏面去了。隨即，她聽到蘇菲亞伯母尖銳的聲音。

「我說，奧古斯都，在我們臨走之前，你最好不要忘記告訴潘朵拉一聲，叫她千萬不要再騎馬到查特莊園裏去。」

「談到潘朵拉，有一件事我正要告訴你，」長老慢條斯理地回答：「昨天，我遇見了普洛斯韋雷，他問我，是不是可以向我們的潘朵拉求婚？」

「你是說，他想跟潘朵拉成親？」蘇菲亞伯母提高了聲音，彷彿她從來沒有興起過這種怪念頭似的。

「他是說，他對潘朵拉極有好感，」長老回答：「當然，他還沒有直接向她開口表示，他認為先要徵得我們的同意。」

「這麼說，他倒真是個有眼光的人，」蘇菲亞伯母顯然極富興趣地說：「如果你的侄女兒關心自己婚姻大事的話，她就該慶幸能碰到這樣的一位丈夫！」

「潘朵拉畢竟年紀還小，這件事，我會好好考慮一下的。」

「她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了，」蘇菲亞伯母冷冷回道：「普洛斯·韋雷是個體面人，對她來說，這是最好不過的了。」

「我倒並不重視這些世俗方面的事。」長老說。

「那麼，你還考慮到什麼？」

長老沒有回答。

「我想，你大概沒有急急答應下來吧？」蘇菲亞伯母又問。

「我告訴他，等我從倫敦回來，再同他好好商量這件事。」

「那麼，」蘇菲亞伯母迫不及待地回答：「你的答覆應該是『可以』，絕絕對對的『可以』！你知道，只要她一走，對我將是多麼愉快的解脫啊！但願普洛斯能夠管得住這匹野馬，那種特性顯然是遺傳自她的母親——而不是得自你們這一邊的。」

又是片刻的靜默。

「我差點忘了，」蘇菲亞伯母好像想起了什麼重要事情，急急地又說：「剛才我提醒你告訴潘朵拉，不可再到查特莊園那邊去，我相信，那個人現在住在那兒。」

「妳是說，伯爵？」

「你想還會有誰？我聽說，爵爺兩天前剛到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！」

「當然，」長老沈吟了半晌回道：「我已經盡力規勸過他了。」

「他的所做所爲實在跟他的身份大不相稱，」長老太用一種嫌惡的口吻批評著：「整個林徹斯特的人都在議論紛紛，自從這位爵爺住進查特莊園之後，新鮮事簡直是層出不窮。」

停了一下，她又繼續議論道：

「韓德森夫人對我說過，」她壓低了聲音：「爵爺喜歡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，他所交往的那些浪蕩女人，不是娼妓就是戲子，凡是正派的男士都不會多看她們一眼的！」

「韓德森夫人，」長老驚奇地說：「天保佑不要沾污了她的嘴巴！妳千萬不可同這些人亂嚼舌根子，妳知道，有很多事情其實是被宣傳過份了。」

「過份？」蘇菲亞伯母的聲音又提高起來：「誰也不敢同一個爵爺『過份』的！無論如何，你要阻止潘朵拉到那附近去，那會沾污她的好名譽的。」

「我會告訴她，」長老回答：「同時我也會讓普洛斯注意她一下。」

「要她謹慎自己的言行，否則，普洛斯恐怕要對這件婚姻大事三思了。」

潘朵拉聽見書房的大門「喀勒」一聲關上，然後是長老沈重的脚步在四處挪移，好像在找尋一些重要文件。沒多久，書房的大門又被打開，然後又輕輕地關上。

潘朵拉一直屏息靜聽隔壁的動靜，深怕會有什麼重要的談話被她遺漏了。但是，長老夫婦不

再談論這件事，他們準備踏上旅程了。

天啊！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潘朵拉此時才發覺自己的心突突地跳個不停。普洛斯·韋雷，就是那個剛來不久的禮拜堂牧師，那個總喜歡用曖昧的眼光盯著她的人，他，怎麼可能成為自己的丈夫呢？

他已經盯過她好幾回了，那實在不像是從事聖職的人應有的眼神，她害怕那種眼神，現在，他居然要成為自己的丈夫，這怎麼可能呢？

潘朵拉覺得自己的心一直往下沈。她現在才十八歲，長老是她法定的監護人，她該如何去反抗這種不合理的安排呢？

天啊！

一想到普洛斯，她簡直就渾身起雞皮疙瘩了。

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絕不能和普洛斯結婚！」潘朵拉真想大聲地吼出來：「我討厭他，我恨他，我絕不能同他這種人結婚！」

但是，她知道，一旦長老答應了普洛斯的求婚，自己無論如何是阻止不了這檔婚事的。

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潘朵拉無助地乾搓著雙手。一想到普洛斯那種詭譎曖昧的眼神，她就要渾身冒出冷汗來。

現在，整個長老館邸愈來愈像一座恐怖的牢獄，而她正是身繫囹圄的可憐囚犯，她知道，如果她真的同普洛斯結婚，那她這一輩子就永遠也見不到天日了。

「噢，爸爸，媽媽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她急得簡直要哭出來了。

「潘朵拉，潘朵拉……」蘇菲亞伯母尖銳的聲音自遠遠的大廳傳來。

她急忙定了定神，飛快地穿過走廊到大廳裏去。她看到長老夫婦已經準備好行李，就要上車出發了。

「妳這個懶丫頭，」蘇菲亞伯母不滿地說：「每次需要妳的時候，總是見不到妳的鬼影子，難道妳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蘇菲亞伯母，我忘了時間了！」潘朵拉小聲地應道。

「忘記，忘記，妳從來就沒有好好記住過一件事——等我們走了之後，希望你能好自爲之，不要忘了我吩咐的事。還有，諾里斯太太會在下午六點鐘過來看看妳，在這之前，妳可別隨便亂跑。」

「是的，蘇菲亞伯母。」

「妳伯父還有一些事要交待。」她瞥了長老一眼，彷彿責備他居然忘了剛剛才吩咐過的事。

「是的，潘朵拉，」長老期期艾艾地說，好像他真的把剛才的吩咐置諸腦後了，「在我們離去之後，希望妳不要到查特大宅那邊去，妳知道別人對那兒的看法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奧古斯都伯伯。」

「別忘了妳伯伯交待的話，」長老夫人板著臉接著說：「如果妳不聽話，可別怪我回來會好好處罰妳一頓。」

「是的，蘇菲亞伯母。」

長老夫人揮揮手要她走開，逕自朝停在門口的馬車走去。

那是一輛裝潢得美侖美奐的四輪大馬車，每一個門窗都用紋飾裝點得極為漂亮。隨從穿著清一色的單挺制服，威風凜凜地準備上路。

長老慢慢步下台階，潘朵拉默默地跟在一旁。

「潘朵拉，不要老是惹伯母生氣，」他安祥地說：「別到處亂跑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的，奧古斯都伯伯。」

長老端詳著站立在眼前的侄女兒，彷彿他從來沒有好好看過她似的。在耀眼的陽光下，他注意到潘朵拉的長髮和大眼睛實在是富有光彩。

「奧古斯都——」蘇菲亞伯母在馬車內高聲叫著：「我們該走啦！」

「喔，是的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長老彎下腰，困難地爬進車內，隨從隨即關上了車門，浩浩蕩蕩地開始上路了。

在潘朵拉的眼光中，這支耀武揚威的隊伍似乎正誇示著他的勝利，而她只不過是一個頹喪的失敗者。

她目送車隊慢慢遠去，然後轉身回到館邸裏面。

他們終於都走了！

可是，現在，他們的離去並沒有帶給她解脫的快樂，剛才書房裏的那一番談話，此刻不停在她心中糾纏翻湧，久久不能平息下來。

她漫無目的地向前走，等到意識恢復過來的時候，才發覺自己正停在長老的書房前面。

她輕輕推開房門走進去。這是一個相當寬敞的房間，要不是芥菜色的窗帘和地毯顯得暮氣沈沈，真不失是一間十分舒適寧靜的書房。

這個房間最大的缺點便是缺少了花朵和明朗的色彩，她想，如果自己能夠擁有這麼舒適寬敞的房間，可絕不會用上那種芥菜色的窗帘。

書房中央有一把搖椅，是用最柔軟的椅墊鋪上去的。就像長老養尊處優的個性一樣，他的所有用具都是採用最舒適好用的。